

Notre-Dame de Paris

[法国]雨果 著 施康强 张新木 译

巴黎圣母院



V. HUGO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全译本）

Notre-Dame de Paris

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著

巴黎圣母院



V. HUGO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全译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黎圣母院 / (法) 雨果 (Hugo, V.) 著; 施康强, 张新木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9 重印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书名原文: Notre-Dame de Paris
ISBN 7-80567-446-9

I. 巴… II. ①雨… ②施… ③张…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1292 号

书 名	巴黎圣母院
作 者	[法国]维克多·雨果
译 者	施康强 张新木
责任编辑	韩沪麟
原文出版	Classiques Garnier, 1959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W W W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编 210009)
印 刷	兴化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12
插 页	2
字 数	380 千
版 次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6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567-446-9/I·221
定 价	(普及本)11.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 序

电影院里，影片上演前不会先放一段录音介绍本片内容，评价片中人物。观众有足够的智商，自能看懂内容并对人物作出自己的评价。小说，尤其是名著的读者，他们的文化修养必定高于一般电影观众，似乎更用不着一位研究者、批评家、专业人员出来指导他们应如何阅读。此类文字，自高身价的称之为“序”，谦逊一点的名之曰“导言”。除非能提供独特的见解或新发现的材料，此类文字本不必写，至少应力求简明扼要，多少有点新意。本丛书的体例要求每本书的正文前有这样一篇东西，于是不得已而为之，遵例亦称为“序”。

《巴黎圣母院》作于一八一三年，以一四八二年路易十一治下的法国为背景，自然可以视作一部历史小说。作者雨果（一八〇二—一八八五）是法国浪漫主义运动的领袖。浪漫主义巨匠出手写小说，与英国小说家，历史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奠基人司各脱的路子便有所不同，更多一点华采，几分恢宏，人物的真、善、美和假、恶、丑皆被放大了若干倍。

中国的历史小说往往“七真三假”，主要人物必须实有其人，主要情节必须确有其事。西洋的历史小说相反，主要人物和主要情节往往是虚构的，倒是次要人物和次要情节有所依据，以便渲染历史氛围、营造一种“可信性”。司各脱如此，雨果亦复如此。《巴黎圣母院》中，吉卜赛舞女爱斯美拉达和驼背敲钟人卡西莫多是完全虚构的。副主教克洛德·弗洛罗确有其人，但实无其事。次要人物，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在圣母院广场上围观弃婴的四名修女，其姓名都有出处可查。虽然作者几乎做到无一人无来历，他在巧妙拼接分散、零碎的历史材料的同时，为了小说结构和艺术的需要，也不惜“修改”历史。书中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圣迹剧作者诗人格兰古瓦名载史册，不过他生于一四七五年，一四八二年时还是个毛孩子。他成为圣迹剧作者是后来的事，雨果让他提前出生了二十年。

在他本国，雨果的诗名大于他作为小说家的名望。诗人写小说，免

不了笔端诗情洋溢。第三卷第二章《巴黎鸟瞰》的最后一节对日出时分巴黎万钟齐鸣的赞颂，是雨果自诩的史诗手笔，亦为论者和选家普遍推崇。然而全书的基调阴沉悲惨，命运似圣母院钟楼的巨大阴影笼罩各卷，以狂风疾雨之力把主人公推向注定的结局。因此笔者更欣赏第二卷第七章《新婚之夜》开头，写到格兰古瓦徜徉爱斯美拉达时，作家插入一段自己童年生活的回忆，把吉卜赛姑娘比作飞无定向，身影绰约，翩然掠过树梢的蓝蜻蜓。只有这一段文字，这一首天冥烂漫的抒情短诗，是阴影中的亮点，暴风雨前片刻的宁静。

雨果亦以剧作家闻名。这部小说更多地带上了他作为剧作家的印记。在这以前，他写过两部剧本：《玛丽蓉·德·洛尔墨》和《艾那尼》。他如展开剧情一样展开他的小说。全书的时间跨度仅为六个月，自一四八二年一月至七月，而其中主要情节又集中发生在几天之内。第一、二卷写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一天内发生的事情：诗人格兰古瓦的道德剧演出失败，误入“奇迹大院”，差点未被吊死，最后因祸得福，与吉卜赛舞女爱斯美拉达摔罐成亲。这两卷，相当于剧本的“交代”。

第三卷游离情节之外，专门描写圣母院和巴黎城。

第四卷回到本题，追述克洛德副主教与敲钟人卡西莫多的关系，是“补充交代”。

第五卷又脱离情节。路易十一国王在这里出现并无必要，只是为了引出克洛德关于“这个将要杀死那个”的议论。

从第六卷起，又接上情节。读者从坐监婆的悲惨身世，已能猜出爱斯美拉达和卡西莫多的来历。第七卷用五章篇幅写三月二十九日夜里发生的事情：腓比斯赴约与爱斯美拉达幽会，克洛德透过门缝偷窥，不由妒火中烧，捅了腓比斯一刀后溜走，反诬爱斯美拉达为凶手。

第八卷，一个月之后，爱斯美拉达的案件开庭。这以后，情节急转直下，波澜迭起，直至第十一卷大结局：爱斯美拉达被绞死，克洛德被卡西莫多从钟楼顶上摔下来，卡西莫多到墓穴中与爱斯美拉达永久相伴。

不仅小说情节的开展类似戏剧，小说中人物的关系，也袭用了雨果喜爱的戏剧模式：三个男子共恋一女子。在《艾那尼》中，唐·哥梅茨、国王和艾那尼争夺唐娜·莎尔。在《巴黎圣母院》中，弗洛罗、卡西莫多、格兰古瓦围着爱斯美拉达转。（模式允许一定程度的变异。确切说，格兰古瓦并不热爱斯美拉达。他比他尊之为老师的克洛德要理智、冷静得多，不允许自己作无回报的投入。若用图形来表示，他们的关系似一个等腰三角形，弗洛罗与卡西莫多为两条长的侧边，格兰古瓦为短的底

位,爱斯美拉达自然是三角形的中心。至于腓比斯,他根本不爱爱斯美拉达,因此不存在一个四边形的四条边与其中心的关系。)而果一八三三年写的剧本《吕意·布拉斯》又重复此一模式:三个男子,一个粗野似卡西莫多,一个恶毒如克洛德·弗洛罗,一个耽于幻想若格兰古瓦,共恋西班牙王后。

上面说过,第三、第五卷游离于情节之外,性急的读者完全可以跳开这两章不读,对抽象思考缺乏兴趣的读者也可以略过不读,如同对待《战争与和平》最后一部中长篇大论的历史哲学。作者之所以插入这两卷“闲文”,是因为他不满足于讲故事、编戏,他愿兼作建筑学家和思想家。他要阐述一个思想,一个学理:如同哥特式建筑取代了罗曼式建筑,民主将取代神权,印刷术将取代建筑术,印在纸上的思想将取代刻在石头上的思想,“这个将要杀死那个”;在谷登堡发明印刷术之前,人类的思想主要体现为石头建筑,一旦书籍成为思想更轻便、更易于普及的载体,建筑艺术便无用武之地了。

这是诗人的结论,类比和推理多于实证。事实上,印刷术发明之后,被“杀死”的不是建筑艺术,只是哥特式建筑,而且“凶手”也不是谷登堡,至少不是他一个人。这里有复杂的社会、经济原因。十五世纪以后的欧洲,建筑艺术并未衰落、消亡,人类的部分思想依旧记录在石头上,文艺复兴、巴洛克等建筑风格相继而起。直至十九世纪初,拿破仑的凯旋门仍是石头建筑,虽说他也熔化缴获的大炮,铸造、建立了旺多姆铜柱。石头建筑到十九世纪末才寿终正寝。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的革命使钢筋水泥的摩天楼成为现代工业文明的标志,全部钢铁结构的埃菲尔铁塔在塞纳河畔高耸入云,俯视圣母院和凯旋门。而在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里,笨重的钢筋水泥越来越为合金材料和玻璃幕墙所取代。就在历代法国国王的住所罗浮宫的院子里,贝聿铭明快的金字塔与阴沉晦暗、历尽沧桑的石头宫殿相映成趣。

同在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里,印刷品、书籍作为思想主要载体的地位遭到音像制品越来越猛烈的冲击,就差一位作家,一位思想家出来大喝一声:“这个将要杀死那个!广播、电影、电视将要杀死书籍!”

其实,这个不会杀死那个,这一个和那一个有时甚至会相互促进。一部小说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观众的数目必定是读者的几十倍、几百倍。意犹未尽的观众回过头文又会去读小说。世人知有《巴黎圣母院》这部小说,知有雨果这位作家,往往是因为他们看过同名的电影。扮演爱斯美拉达的意大利影星琪娜·洛洛布里琪达为雨果立下的功绩,超过

加在一起的几十部文学史教科书和几百位文学教授。

圣母院教堂本身或许是最大的受益者,观光巴黎的游客每年数以百万计,他们首先想看的是这座哥特式主教堂,因为他们读过小说《巴黎圣母院》或者看过电影。人们不再建造哥特式教堂,但是人们知道保存杰出的文化和历史遗迹。

一座教堂和一本书,长存于天地之间。

施康强

一九九五年五月

附注:本文部分内容参考了 M.-F·基亚尔为《加尼埃古典名著丛书》本《巴黎圣母院》撰写的导言。

弁 言

本书作者几年前在参观,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搜索巴黎圣母院时,在其两座钟楼中的一座的一个幽暗角落里,发现墙上一行用手刻下的字迹:

‘ΑΝΑΡΚΗ^①

这几个大写希腊字母阅尽岁月,变得乌黑,而且深深陷入石头;它们的形状和神态显示某种为哥特字体固有的特征,像是提示它们出自一个中世纪人之手;尤其是它们蕴藏的悲惨的、宿命的意义震动了作者。

作者于是寻思,他努力猜测是哪个受难的灵魂非要在古老教堂的前额上留下这个罪恶或不幸的印记,否则就不甘心离开尘世。

这以后,那堵墙壁或经粉刷,或遭打磨,究竟属于哪种情况已不得而知了,字迹也就消失了。近两百年来,中世纪遗留的奇妙教堂无不受此待遇。破坏来自四面八方,从外部也从内部。神父涂抹粉刷,建筑师打磨刮擦,然后民众把它们夷为平地。

于是,除了本书作者在这里提供的一点脆弱的记忆之外,关于镌刻在圣母院阴暗的钟楼内壁的那个神秘的单词,关于这个单词不胜忧伤地予以概括的那个不为人知的命运,今天已找不到任何踪迹了。写在墙上的那个词也已从教堂的墙上消逝,教堂本身,恐怕不久也将从地面上消逝。

本书正是在这行字迹启发下写成的。

一八三一年三月

① 希腊文:“命运”。

一八三二年定本附言

曾经预告本版将增加若干“新”的章节，这是弄错了。应该说加入“未经发表”的章节。因为如果“新”的意思是“新写的”，本版增加的这几章并非“新”的，它们与本书其余部分同时写成，源自同一时代，脱胎于同一思想，一直是《巴黎圣母院》手稿的组成部分。更有一说：作者不理解，此类著作一经完成，如何还能事后添枝加叶。这可不是随心所欲的。作者认为，一部小说诞生时，不妨说它的各章各节必定已各就各位；一部戏剧诞生时，各幕各场必定齐备。切莫以为，诸位称作戏剧或小说的那个神秘的微型世界的组成部分的数目可以任意决定。这种性质的作品应该一气呵成，一次定型，嫁接和焊接上去的成分都长不活。木已成舟，就不要反悔，别去修改。书一旦发表，作品的性别，或雌或雄，一经确认并宣布，婴儿哭出第一声，他就出生了，就待在那儿了，就是那个样子了，父母已奈何他不得。他属于空气和阳光，只能由他照原样去生去死。您的书不成功？那也活该。不要给失败的书再增添章节。它不完整？您本应该在孕育它的时候就让它完整的。您那棵树疙疙瘩瘩太多？您怎么也修不顺的。您的小说得了痼疾？您的小说活不成了？它本来缺乏生命力，您救不了它。您的剧本生来少一条腿？请相信我，给它安条假腿也无济于事。

因此，作者切盼读者知晓，本版增添的各章并非专为此次再版而写的。它们之所以未收入本书前此各版，原因很简单。《巴黎圣母院》初版时，保存这三章原稿的卷宗丢失了。要么重写。要么付之阙如。作者认为，这三章中只有两章篇幅较长，都是关于艺术和历史的，少了它们也无损于戏剧或小说的实施，读者不会觉察。唯有作者自己知道这个欠缺的秘密，于是他决定放弃。其次，索性如实招来，他生性疏懒，重写遗失的三章令他望之却步，有这功夫，不如另写一部小说更省事。

今天，这几章原稿又找回来了，他就利用眼前的机会把它们补进去。

现在奉上的便是他的作品的全貌，是他梦想的那个样子，他创造的

那个样子。不管是好是坏，能传之后世还是短命，反正他要求的就是这个样子。

诚然，对于那些很有识别力，却只在《巴黎圣母院》里寻找戏剧和小说的人来说，找回来的这几章价值不大。可是，可能另有读者不认为研究隐藏在本书里的美学和哲学思想乃无益之举，他们在阅读《巴黎圣母院》时，乐意在小说底下爬梳出并非小说的东西，并且透过诗人如现在这副样子的创作去追寻——此话有点狂妄，读者请勿见怪——历史学家的体系和艺术家的宗旨。

假定《巴黎圣母院》值得补全，那么作者主要是为后一类读者才补足这三章的。

作者在其中一章表达并发挥他关于艺术的见解。他认为这一至高无上的艺术当今处于衰落，而且几乎不可避免地趋于死亡。这一见解不幸在他头脑中根深蒂固，乃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不过他觉得有必要在此声明，他但愿未来有一天证明他错了。他知道各种形式的艺术都可以寄一切希望于后人，何况今天，萌芽状态的天才正在艺术家的工作室里破土欲出，其声可闻。种子已经播入犁沟，丰收在望。他只是担心——读者可在本版的第二卷^①中知其原委——建筑术虽然千百年来一直是培育艺术的最肥沃的土壤，但生命的汁液已从这古老的土地中流失。

不过，今天的艺术青年生气蓬勃，精力充沛，堪说前程远大，以至于尤其在当今的建筑学校里，教员尽管可厌，却在不知不觉中，甚至完全违背自己的意志，培养了出色的学生。一切与贺拉斯说的那个陶工相反，此人本想做双耳尖底瓮，成品却是罐子。“轮子转处，罐子出世。”^②

不过，无论如何，不管建筑术有何种前途，也不管青年建筑师们有何一日以何种方式解决他们的艺术面临的问题，在新的艺术建筑尚未出现之时，我们还是要为保护旧的吧。如有可能，我们应向全民族灌输对民族建筑的热爱。作者宣称，这是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他毕生追求的主要目的之一。

《巴黎圣母院》也许为真正理解中世纪艺术开拓了视野。迄今为

① 见第三卷第一章

② 原文是拉丁文，见贺拉斯《诗艺》。此处意为：老师的本领只能教给学生做罐子，学生却做出双耳尖底瓮，比老师高明。

止，一些人对这一灿烂的艺术一无所知，更糟糕的是它遭到另一些人的冷遇。不过作者远不以为他自告奋勇担当的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他已经不止一次为我们古老的建筑术辩护，他曾大声疾呼揭发众多亵渎、破坏、玷污行径。他将坚持不懈。他已保证经常提起这个话题，他会经常做的。他决心捍卫历史性建筑，其执着程度将不亚于学校和学院里那帮偶像破坏者们攻击同一些建筑时的凶狠。看到中世纪建筑术落在什么人手里，看到当今一帮只解涂抹灰泥之辈如何作践这一伟大艺术的遗迹，委实令人痛心。我们既为有识之士，眼睁睁看着他们胡作非为，仅对他们报以嘘声，简直是我们的耻辱。我在这里讲的事情不仅发生在外省，而且发生在巴黎，就在我家门口，窗户底下，在这座伟大的城市，人文荟萃之邦，出版、言论、思想之都。在结束这篇附言之际，我们忍不住要揭发几个每天都在我们眼皮底下，在有艺术修养的公众鼻子底下策划、讨论、开始、继续、安安稳稳完成的毁坏文物的实例，而且他们毫不在乎批评，倒是批评者面对他们的大胆妄为反而手足无措。不久前拆毁了大主教府，这座建筑趣味不高，所以为害不大；不过与大主教府相连的主教府也被拆毁了。这可是十四世纪稀有的遗迹，专事拆毁的建筑师却不知识别，来了个良莠不分，统统拔掉。人们正在议论削平精美的樊尚小教堂，以便用拆下来的石头去修筑天晓得得防御工事，可是多梅尼尔^①当年根本不需要依靠这东西。一面花费巨款去修复波旁宫这堆破烂，另一面却听任春分时节的罡风刮倒圣教堂富丽堂皇的镶花玻璃窗。几天前，内铺圣雅克教堂的塔楼周围搭起脚手架；不定哪一天就要抡开大镐了。有这么一个泥瓦匠，竟在司法官令人肃然起敬的塔楼之间盖了一所白色小屋。另一个则下手阉割草场圣日耳曼，这座建于封建时代的有三个钟楼的修道院。必定还有一个会出头推倒圣日耳曼奥克塞洛阿教堂。所有这些泥瓦匠都自命为建筑师，由省政府或各项杂支开发工资，还穿着绿色礼服^②。举凡恶俗趣味损害高雅趣味的事情，他们都做了。尤为伤心的是，我们写作本文之时，他们中的一个已抓住居勒里宫，另一个对准菲利佩尔·德洛姆^③劈面砍了一刀。这位先生恬不知耻，竟把自己那个笨重累赘的建筑物砸扁以后，强

① 多梅尼尔（一七七七—一八三二）任樊尚要塞司令时，曾打退反拿破仑联军的进攻（一八一四年）。

② 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的礼服。

③ 菲利佩尔·德洛姆（约一五一〇—约一五七〇），居勒里宫的建造者。

行塞进文艺复兴时期最优雅的建筑立面中间。我们这个时代虽说对丑闻见多不怪,这却不是小事一桩。

一八三二年十月二十日,巴黎

目 录

译序	(1)
弁言	(1)
一八三二年定本附言	(2)
第一卷	(1)
一 大厅	(1)
二 彼埃尔·格兰占瓦	(13)
三 枢机主教大人	(20)
四 雅克·科伯诺尔老板	(24)
五 卡西莫多	(31)
六 爱斯美拉达	(37)
第二卷	(40)
一 从沙里勃德到西拉	(40)
二 河滩广场	(42)
三 以德报怨	(43)
四 夜盯美人梢,必有麻烦事	(51)
五 麻烦接踵而至	(54)
六 摔破的瓦罐	(55)
七 新婚之夜	(70)
第三卷	(79)
一 圣母院	(79)
二 巴黎鸟瞰	(85)
第四卷	(103)
一 好心人	(103)
二 克洛德·弗洛罗	(106)

三	放牧怪兽者其状益怪·····	(110)
四	狗和它的主人·····	(115)
五	回头再说克洛德·弗洛罗·····	(116)
六	不得人心·····	(120)
第五卷 ·····		(122)
一	圣马丁修院长老·····	(122)
二	这个将要杀死那个·····	(130)
第六卷 ·····		(142)
一	公正 譬古时如何审案·····	(142)
二	老鼠洞·····	(149)
三	一块玉米发酵饼的故事·····	(153)
四	一滴眼泪回报一滴水·····	(168)
五	糕饼的故事的结局·····	(174)
第七卷 ·····		(176)
一	对山羊吐真情实在危险·····	(176)
二	教士和哲学家区别分明·····	(187)
三	钟·····	(194)
四	'ANÁIKH·····	(196)
五	两个黑衣人·····	(207)
六	当街骂七声,后果难预测·····	(212)
七	妖僧·····	(216)
八	临河窗子的用途·····	(222)
第八卷 ·····		(229)
一	埃居变成枯叶·····	(229)
二	埃居变成枯叶(续)·····	(236)
三	埃居变成枯叶(续完)·····	(240)
四	“进此门者,放弃一切希望。”·····	(242)
五	母亲·····	(252)
六	三个男人心不同·····	(256)
第九卷 ·····		(269)
一	昏热·····	(269)
二	驼背,独眼,瘸腿·····	(277)
三	聋子·····	(280)

四	粗陶与水晶·····	(282)
五	红门的钥匙·····	(290)
六	红门的钥匙(续)·····	(291)
第十卷 ·····		(294)
一	贝尔纳丹街上格兰古瓦妙策接二连三·····	(294)
二	您就当无赖汉吧·····	(302)
三	欢乐万岁! ·····	(304)
四	好心帮倒忙·····	(311)
五	法兰西的路易阁下的诵经室·····	(324)
六	小刀闲游·····	(346)
七	沙朵佩赶来救援·····	(347)
第十一卷 ·····		(349)
一	小鞋·····	(349)
二	美丽的白衣女郎·····	(373)
三	腓比斯结婚·····	(378)
四	卡西莫多结婚·····	(379)

第 一 卷

一 大 厅

距今三百四十八年六个月零十九天，巴黎万钟齐鸣，旧城^①，大学城和新城三重城垣中的市民个个惊醒。

然而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这一天并非载诸史册的重大日子。大清早就惊动了巴黎各座钟楼和全体市民的事件，其实不足称道。既非毕卡第人或勃艮第人发动进攻，也不是抬着圣龕游行，更不是拉阿斯葡萄园^②里的学生娃起来造反，不是号称“万民敬畏之王国王陛下”的人城式，甚至不是在司法宫广场干净利落地绞死个把男女扒手。这也不是十五世纪常见的某个头戴翎毛，身披五色斑斓的盛装的外国使团来临。两天前刚有这样一队人马驰过，那是弗兰德的使节奉命前来缔结弗兰德的玛格丽特公主与法国王太子的婚约。他们进入巴黎，使波旁枢机主教大人伤透脑筋。他为了取悦国王，不得不对这班举止粗俗、高声喧哗的弗兰德市长、镇长笑脸相迎，并在自己的波旁公馆中上演一出“极其精彩的寓意剧，滑稽剧兼闹剧”以示款待，顾不得一场滂沱大雨淋透了悬挂在公馆门口的华丽帐幔。

一月六日那一天，按照让·德·特洛阿的说法“使巴黎百姓兴奋不已”的事件，是隆重纪念主显节和胡闹节。自从远古以来，这两个节日已合并庆祝。

那一天，预定在河滩广场点燃篝火，在勃拉克小教堂竖立五月树，在司法宫演出圣迹剧。头天晚上，京兆衙门的差官身穿紫地缀白色大

① 旧城，或译城岛，为巴黎最早的居民点，是塞纳河中的一个岛。

② 拉阿斯葡萄园是大学城最早的名字。

十字的山羊毛料漂亮号衣，已在大街通衢吹奏喇叭晓谕此事。

大清早，男女市民不管是住家还是铺户，统统锁上屋门，从四面八方拥向上述三个地点之一。各有各的选择，有的愿看篝火，有的喜欢五月树，有的偏爱圣迹剧。话说回来，巴黎的闲人自古以来就很有见识，大股人流直奔篝火而去，因为烤篝火正合时令。要不就去看圣迹剧，上演圣迹剧的司法宫大厅有屋顶和墙壁门窗，足以御寒。大家不谋而合，让那棵可怜兮兮、着花不多的五月树在勃拉克小教堂公墓内，在一月的天空下独自哆嗦。

老百姓尤其拥人通往司法宫的各条大街，因为他们知道，前两天抵达的佛兰德使节打算观看圣迹剧，并且列席同在大厅举行的胡闹王选举。

这座大厅当时号称世上大厅之最（索瓦尔确实尚未丈量蒙塔吉古堡的大厅），那一天谁要挤进去却殊非易事。守在窗口的好奇者望见宫前广场上万头攒动，宛似一片汪洋。五六条大街如河流的出口，每时每刻都把后来者投入人海。形状不规则的广场如水池，四周屋宇的墙角突出其间如海岬伸入大海，而人流的波涛越益汹涌澎湃，撞击这些岬角。司法宫高大的哥特式^①立面中央有座大阶梯，人流分成两股，不断上上下下。人潮在中间的台阶底下劈开后，又汇成壮阔的波澜沿着两侧的坡道滚滚扩散。总而言之，大阶梯如百丈瀑布，片刻不停地泻入广场这个大湖。喊声，笑声，千万双脚的跺地声沸沸扬扬，震天动地。这一片喧嚣不时加剧，拥向大阶梯的人流不时折回来，乱作一团，搅成漩涡。原来是一名弓手出头干涉。要不就是京兆尹手下的一名捕快骑马冲出来维持秩序。这项差使由京兆衙门传给都督府，复由都督府传给兵马司，再由兵马司传给今日巴黎的巡警大队，倒是出色的传统。

但见成千上万安静诚实的市民在各自的门口，窗口，天窗口，屋顶上伸头探脑，观望司法宫和嘈杂的人群，倒也别无他求。因为直到今天，巴黎许多人仍满足于观看看热闹人本身形成的热闹场面，而一堵墙背后发生什么事情，总使我们兴味盎然。

我们生活在一八三〇年的人假如有可能凭借想象混入十五世纪巴

^① 今天人们约定俗成使用“哥特式”这个词时，指的完全不是其本意。我们姑妄用之，与大家一样用它来表示中世纪后半期建筑的特征。这一时期的建筑以尖拱为主，而前半期的建筑以半圆拱为特色。——原注